上虞之情难忘怀

陈世旭

上虞。暮春。草长莺飞。山光水色间，有一千种情感的音响。

僵硬简单的思绪，变得柔软繁富，一只放飞的风筝，起落在白云上下。

人间亲情的丰碑

一条大河，环绕龙山，蜿蜒滔滔，北入杭州湾。那是浙江第四大河曹娥江。

14岁的窈窕淑女，巧笑倩兮。投江寻父，感动了天地和无数的父亲。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了河流，在河边为她建了庙宇，在庙里为她立了石碑，碑上的诔辞为大名鼎鼎的蔡中郎激赏。

名勒金石，质之乾坤……光于后土，显照天人。（汉·《曹娥碑记》）

我静静地仰望碑亭。无心猜测中国最早的字谜，也无意于曹操与杨修才华的差距。但我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声音：曹娥碑，人间亲情的丰碑。

碑石如冰。经历岁月的磨砺，面露沧桑，悠远的气息穿越千年。时间模糊了刻痕，依然足以照亮后人。生前也许默默无闻，死后得到前所未有的荣耀。殉父的少女，被无数人礼拜。一种生命的逝去，预示着另一种生命的生长。

贡品和香烛构成风景，我在肃穆的回廊中徘徊，想象着父女俩的灵魂靠在一起，安谧无声。仿佛为了温暖，彼此贴近。他们把生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后人长长地回忆。

微微摆动的庙旗，仿佛是招魂的云幡。怀念，弥漫成雨，从屋檐上垂下缟帘。风吹过，堂前晶莹的水珠沙沙作响。匾额高悬，“真是好”的轻叹隐于“真是女子”的写实。朴素的致敬顿时有了智慧的辉光。

自然的鸣奏，飘入逝者的梦乡。逝者长眠在冥冥中，衡量着生者的品质。

一代一代的子孙，将记住家乡，记住清澈的河流，记住岸边的绿草，记住梦里久久缠绕的思念，记住日日夜夜的哭号和寻找以及一个好女孩的传奇。一个人心里只有善良，最后真的成了仙。

灵魂与灵魂对话，生的喧嚣和死的孤寂得以默契。两道相对的门敞开，一种情绪缓步其中，安祥而真挚。众目烁烁，仰望一颗慧星。谁不愿意在自己的最终时可以说：我无愧先人？

荡气回肠的爱情

大街上流动迷人的声音，城市陶醉于千古的爱情。大人告诉我，高音喇叭播的是越剧，唱的是一对痴心的男女。两只翩跹的蝴蝶，飞过纯真的眸子，踩着十八相送的缠绵，我走过童年。

而今我来到兰芎山麓，寻访祝英台的故园。洪山湖碧绿的水中，倒映着村庄和宝塔。祝氏祖堂封闭着无尽的惆怅，祖堂外的玉水河是谁投下了折断的玉簪？女儿的闺阁依偎在凤亭坡的怀抱，楼台上是否还留着海誓山盟的余韵？明亮的花光小院，红枝袅袅柔若无力。院墙里有没有秋千？矮墙上是否爬满了蓝色的牵牛花？

琴弦在冰上划过，斯文而惨烈地颤抖。凄厉的滑音，像是汩汩的溪流，从悬崖飞落，在幽深的谷底成为绝唱。呜咽的琴声，诉说着并未消亡的悲剧；黯哑的弦上，萦回着无可挽回的失意；柔肠寸断的旋律，载着痴男怨女前世今生的渴望。

一种缘分，在茫茫人海相遇，云淡风轻，已暗藏了心曲；一种情愫，以生死相许，缱绻悱恻，去奔赴宿命的约定；一场情窦初开的相逢，一地摧断肝肠的伤痛；一片痴迷的纯情，长埋地下；一坯冷漠的黄土，掩不住霹雳雷霆；一段经典的婀娜，飘然为绝世的空灵。

痛彻心扉的过客，脚印里盛满了忧伤。媚色笼罩着无边的山野，荡气回肠的爱情别无出路。雨后的彩虹是泪水流淌的歌谣，漫过山峦牵住一片彩云。

万千纷飞的蝴蝶，在青翠的山岗上约会。春风里有多少美丽的邂逅，多少翩翩的翅膀五彩斑斓。花蕊与草叶的舞台上，一幕幕欢情爱恋精彩纷呈。轻轻地靠近风中摇曳的花枝，只为在暗中氤氲的馨香。生怕触碰了蝶衣底下的羞怯，惊动妖娆绽放的那一抹嫣然。

凄美的故事不过是缥缈的传说，决绝于自我选择是心灵的真实。所有人生的戏剧，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双飞的精灵千变万化，倾心的演绎远比生命绚烂。

最后的一抹夕阳，开始编织绮丽的春梦。冰封的心潮春暖花开，沉默已久的春情悄然四溢。桃之夭夭，涌动万种风情。

上虞覆卮山梯田　来自网络

思绪以桃花的姿态幽幽飘散，自由的灵魂永远维系在花前月下。

无论天长地久，无论海枯石烂，无论转世轮回。

性情飞扬的乐土

上虞数重山，皆因人而名：称山，越王称炭烧火，铸勾践剑；峰山，日僧灌顶授法，创天台宗；覆卮山，谢灵运饮酒赋诗，“饮罢覆卮”；凤鸣山，道祖炼丹，存“万古丹经王”……

我独钟东山。

如果说，魏晋是神采招摇的季节，那么，东山便是性情飞扬的乐土。这里曾经云集东晋名士，至今尚存谢安钓鱼石。

六朝数伟人，谢傅名独震……高卧东山东，勋名峙两晋。（清·阮元）

41岁前的谢安，在这里携着歌姬纵情山水。早上在霞光里高歌，傍晚在月色中弹琴。出门便捕鱼打猎，回屋就吟诗作文。坐隐于古松流水，挥毫直追书圣。流觞在曲水中络绎不绝，谈玄论道口若悬河。“高卧东山意豁如，端然笑咏只清虚。”

那是东晋的男神，性情中浸透了贵胄气息。丰神秀彻，玉树临风，沉稳，内敛，我行我素。胸有丘壑并不张扬，内心温润如怀抱琼瑶。潜伏着鸿鹄之志，只待有一天冲霄凌云。白衣卿相，名满天下，时望无人可及，天下文人士林唯其马首是瞻，便是鼻炎的发音也被吟诗的洛下书生仿效。隐居东山几十年，居家尽芝兰玉树，交游则高士名僧，任密友王羲之深不以为然，任世人长叹“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一旦天下有难，朝野震恐，举国惴惴，灭亡无日，即挺身而出，砥柱中流。

撑起边荒传说的儒雅倜傥，器度如虹。宽大的长袖里藏着文韬武略，举重若轻。信手一枰的时候，血腥的厮杀就在咫尺之外。身处危局而矫情镇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乾坤在握的大都督，早已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淝水为之逆流，狂澜挽于既倒。以八万兵败百万军，战罢一笑莞尔：小儿辈大破贼！

向非……谢安数君子，则晋阶乎不国矣！（清·弘历）。

而这并非谢安人生的高潮。

仅仅赢得君王的击节，并不足堪江表伟才之名。真名士最大的风流，不在演出，而在谢幕：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唐·李白）

雍容的车骑，绝尘而去。衣冠磊落的江左名相，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

做隐士尽逍遥，当宰相即安国。闲就闲个自自在在；干就干个轰轰烈烈；走就走个痛痛快快。堂堂的南渡第一流人物，这一生只为潇洒而来。

白云早已散去，明月落在钱塘岸。东山湖的山姿水态，尽是谢家公子的风采。林泉深处，又几度蔷薇花开？画栋珠帘，又几番温柔酒醒？碧窗金屏，又几声楚歌吴语娇不成？

为“远志”而云中野鹤，为“小草”而庙堂股肱，为亡灵而被奉神祇。这样的人，可以在山中隐居，却无法从历史淡出。

上虞，斑驳在石碑的上虞；飘飞在蝶舞的上虞；陶然在风月东山的上虞！因为曹娥，因为祝英台，因为谢安石，永远不会被人忘怀。

（陈世旭，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文学写作；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等多种作品出版，其中《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等曾获全国文学奖。）

东山湖景区　来自网络

行天下

商榻『阿婆茶』

钟正和

到过上海商榻的人，都会对那儿桨声灯影、潺潺水巷的景致津津乐道。但小镇最吸引我的，却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为“边吃茶，边聊天，嘴不闲，手不停”的民间茶道——阿婆茶。

阿婆茶，并非某种茶的名字，而是指一种吃茶的方式。旧时，商榻的女人在家编虾笼、做针线活赚钱。这类工作，既单调又乏味，使得商榻的女人们渐渐地聚到一起“做生活”。累了、渴了就拿自己家中咸菜、萝卜干就着茶水吃，闷了就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在谈笑中，半个日头一晃而过。久而久之，人们就将此种吃茶形式称为“阿婆茶”。

走在商榻镇上，时不时便能看到七八个头戴绒线头巾的阿婆，围坐在客堂中或廊棚里，桌上杯杯清茶，碟碟茶点，一边吃茶谈笑，一边做着手中的活计，其乐融融。

吃阿婆茶，地点是不固定的。平日里，好客的阿婆们只要得知相熟的老姐妹有了空闲，便会互相邀请到家里吃茶。一年四季，家家轮着作东。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我上次去商榻，借住的那位阿婆家，第二天恰逢做东。天刚亮，她就忙开了：炖水、准备茶点……一时间，农家客堂里碗盖叮当，茶水飘香。

据老人介绍，阿婆茶虽是民间习俗，但方式颇为讲究，首先对水质要求颇严。早年时，沏茶的水须用河水、天落水（雨水）等活水，并要盛放在大缸内，用明矾打过，让杂质沉淀，使水显得清澄。如今虽说只能用自来水，但也得将水先放上一夜，再烧茶喝。

此外，那炖水的炉子很值得一说。传统的商榻农舍里，家家制有一只用稻草澄泥搪成的炖茶壁灶，叫“风炉”，是吃“阿婆茶”必备的炖水工具。用这种风炉炖出的水，用来泡茶格外香润，且越滚茶味越浓。

炖水的燃料最好选清香的松树条，燃起来“哔啵”作响，松枝香味先自弥散开来。边吃茶，边烧水——火在炉子下升腾，水在炉子上蒸腾，酽香四溢，气氛先热闹了起来。

沏茶多用密封性能较好的盖碗。放入茶叶后，先以少量沸水点茶酿（即首次沏茶），后将盖子捂上，稍等片刻，待茶叶完全浸润在沸水中泡开，再冲入较多的沸水。这种点好茶酿的茶，清香浓郁，甘冽爽口。

吃“阿婆茶”，茶点的准备可是一项重要工序。茶点多是些村里的“老货”，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再经自家加工而成，透着浓厚的乡土气，其中咸菜梗是最主要的。偶尔也有芥菜塌饼、麦芽塌饼等热点。因而，阿婆们不叫“喝茶”而称之为“吃茶”。

暖暖的午后，受邀的各家阿婆陆续来了。主人引进客堂内，待她们依次就座后，往先前点好茶酿的茶里，热腾腾地倒入八成的沸水，而后双手送到客人手中，吃阿婆茶就算正式开始了。

前来串门吃茶的阿婆们，一个个面露悦色，用她们粗糙的手抚摩着青花盖碗，嘴里则含着甜的，嚼着咸的，嗑着淡的，品着清的，聊着散的。于袅袅茶香中，优哉游哉地让这种古朴恬静的生活滋味，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龙王沟古意

鲁　钊

龙王沟，咂摸咂摸这个名字，就品出了古意。到龙王沟走一走，看一看，这种古意愈发在心中缭绕，悠远，深邃。

这里地处伏牛山与南阳盆地毗连处，浅山丘陵，棋布罗列，几道山岗由北蜿蜒向南，绵延横亘，透出雄壮，挤出一道道沟，最有名的，就是龙王沟了。

这沟，这岗，古往今来，先圣大贤，星耀宇内，让人恍惚滑入时光隧道，穿越远去的历史。

这片土地，扫眼可见秦砖汉瓦，挖土犁地，随手都要拣出个浸透先祖汗水的石斧玉铲来。

这片土地上的人，如卧龙潜渊。姜子牙由此离乡辅佐周武王，百里奚入陕促秦强盛，范蠡携文种助越灭吴，诸葛先生承蒙三顾，出宛鼎立三国，刘秀竖旗招兵，开创东汉基业……上世纪50年代末，龙王沟人民不甘贫穷落后，为改善生活，多少人家不计报酬，迁移他乡。多少人奋战工地，酷暑不说热，寒冬不怕冷，缺吃不言饿。历时3年，终于建成龙王沟库坝，汇数沟碧流，聚一湖浩淼，环高地为岛，植荒滩化林，成了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是南阳人如今休闲度假流连乐此的后花园。

美丽神秘的龙王沟，是作家创作的沃土和源泉。老作家殷德杰家的祖产就在此，龙王沟就常在他心里，悠进他梦里，一片深情笔下流出。他讲的苍狼偷猪、怪屯记异、狗报母仇、狗还主恩等故事，情节离奇，形象生动，描写的地域传奇，读来感人至深，无论是狼、狗或牛蹄人，虽怪异莫名，显现却是人性的本真。他叙述冷峻抑郁，原生态的狼洞岗，如同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高密乡，为龙王沟增添浓郁的古意，读者获得乡土文学的愉悦，愈加关注此地的风土民俗，也启迪了许多人的文学之梦。

老作家叙述的怪异在纸上，龙王沟的神秘却真实。来此游玩垂钓的人们，经常会讲起他们的奇遇，夏日的暴风骤雨中，电闪接天连地，闷雷滚滚，地动山摇，突然在电光雷鸣中，湖面上的天空如银幕，汉代装束的士卒冲锋陷阵，往来厮杀，战车纵横，战马仰嘶，刀枪剑戟，十分清晰，情景惨烈，惊心动魄。人们尚沉浸在这古战场厮杀诡异氛围中，风停雨驻，云开雷去，湖面如镜，时有锦鳞跃出，打破平静，方才回过神来。“

龙王沟，是有灵气的。有灵气的地方，就世代沿袭尊文崇学，仰慕奉献。人们不羡谁挣钱多，而是竞相传颂谁是革命前辈、创业先贤，谁为国为民牺牲奉献……龙王沟景区所辖不过十个村庄，竟然整理了《走进龙乡》《王莽撵刘秀》两本书册，展示了厚重的人文底蕴。他们把二月河、周同宾等大家写龙王沟的文章，张贴上墙，供人学习，还把名家与当地乡贤的肖像，制作喷绘，陈列交通要道，往来者瞻仰尊颜。

时间是容易衰老的，但地名历久弥新。龙王沟、大龙窝、小龙窝、神龙岛、麒麟岛、龙王潭等，就这么保持下去，吉祥下去，这么文化下去，古意下去。

如此有古意，龙王沟自然就藏龙卧虎；这里的日子，就生龙活虎；这里的人，就俨然成了龙，人中之龙。

湘西的盘山公路

刘永福

从湘西归来，最让我身心震颤难于消解的，不是峰林，不是凤凰，而是湘西的盘山公路。

在平坦的公路上，我坐车几小时都不会难受，甚至还有摇篮般的舒适感，能很快进入梦乡。但在盘山公路，坐车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极限运动”，汽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颠簸复颠簸，盘旋复盘旋，舒适摇荡变成了反复地拉扯、剧烈地跳荡，直颠得人头昏脑胀，气短胸闷，身软骨酥，难以名状而又无可奈何，只能用柔软的肌体与它厮磨。

它总是把直线距离无限量地拉长、扭曲。眼睁睁看着山下只有几十米的漂流码头，却捉迷藏似的忽然闪开，硬生生地又兜了半个小时的圈子。

分明是一个个巨大的台阶，几乎每抬一次脚就可以上来或下去一层，汽车没有脚，只好沿着公路一圈一圈地绕，每转一次180度的弯，才能上下一层台阶。景色总是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

前后4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的折磨，才换来两个多小时水上漂流的享受，两岸的美景则作为额外的补偿。它总是先让我们倍加辛苦，而后又得偿所愿。

每天几乎都是这样，一方面是美景在焕发我们对它潜在的向往、热切的追求，一方面又是盘山公路在不停地消耗我们的体力，摧毁我们的意志。犹如长跑中的极点体验，对立的感觉在我们体内冲突着，每一次下车都是一次苦难的解放，或是美景的补偿。

盘山公路　来自网络

但到了“通天大道”，一切就都算不了什么了。它两侧绝壁千仞，空谷幽深。其势惊险奇绝，荡气回肠。蜿蜒迂回穿行于山体绝壁之中

这里的弯道没有重复。

我们随“通天大道”盘旋而上，登上天门山，俯瞰“通天大道”，终于领略到了那蜿蜒迂回的旖旎风采，切身体验到天门山通天接地的态势，以及那雄踞天际的妙笔丹青。真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奇观，一次远古的期盼，一幕自然的惊叹！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在湘西，这样的人生哲理又还原至人对自然的切实体验。

湘西之旅，不虚此行。尽管盘山公路的冗长、疲沓让人厌倦、后怕，可比起波澜不惊的呆坐，未尝不是浪漫的极致体验。

而湘西的盘山公路给我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里潜伏着另一种人力精神，随着旅游的结束而日渐显豁，并最终凝聚成对湘西人深深的敬意。

湘西，本是“九州之外，圣人听其自然”的南蛮荒芜之地。李白进川，连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里有“天府之国”的诱惑，毕竟他还走过。湘西则连“蜀道”都没有，古老得像神话一样久远，文明更是气若游丝。

但不屈的湘西人，飞越崇山的愿望却从没断过，他们不像愚公那样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要太行、王屋二山搬家。他们凿啊凿，凿出一条条山道，条条山道相连，构成一张大网，将千万大山罩住。从此把美丽从大山里释放。这张大网已成为湘西的生命血脉，更是湘西人意志力的骄傲。

尽管湘西还没有脱去荒芜的底色，狭窄而不够开放，孱杂而不够敞亮，内向而不够深沉，稳重而不够静穆，但自从有了盘山公路，就给荒芜以滋润，给杂乱以秩序，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给急躁以清净。惟其如此，山水才见秀美，人生才见灵动，历史才见风韵。固守大山将不再是湘西人的宿命。

湘西的盘山公路，不仅是人类意志力的骄傲，更在造福人类上永不褪色，让人由衷欣喜。进入湘西的旅人，不仅会领略到湘西的秀美神奇，还会亲验另一个立体的雕塑，雕塑的主体是大山，树木是它的底色，盘山公路是它飘扬的衣带。